**我是怎样读《论语》的（节选）**

**杨绛**

“四书”我最喜欢《论语》，因为最有趣，读《论语》，读的是一句一句话，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，书里的一个个弟子，都是活生生的，一个一个样儿，各不相同。孔子最爱重颜渊，却偏宠子路。钱钟书曾问过我：“你觉得吗?孔子最喜欢子路。”我也有同感。子路很聪明，很有才能，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，他最真率，对孔子最忠诚，经常跟在夫子身边。孔子一声声称赞“贤哉回也”，可是和他讲话，他从不违拗(“不违如愚”)。他的行为，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，而且深有修养。孔子不由得说，“回也非助我者也”，因为他没有反应。孔子只叹恨“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子路呢，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，例如“由也兼人” 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欤?”“子路无宿诺”等。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，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。例如孔子说：“道不行，乘槎浮于海，从我者，其 由欤?”“子路闻之喜”。孔子接下就说：“由也，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，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，能没有自卑感，引用《诗 经•邶风》的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藏”，子路终身诵之。孔子就说，这是做人的道理，有什么自以为美的。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 与尔有是夫!”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，卖弄说：“子行三年，则谁与?”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，马上给几句训斥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 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
孔子对其他弟子总很有礼，对子路却毫不客气地提着名儿训他：“由，诲汝知之乎?……” 子路对夫子毫无礼貌。孔子说：“必也正名乎?”他会说：“甚矣子之迂也。……”孔子不禁说：“野哉!由也。”接着训了他几句。颜回最好学，子路却是最不好 学，他会对夫子强辩饰非，说“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。”孔子对这话都不答理了，只说他厌恶胡说的人。但是在适当的时候，夫子会对他讲切中要害的大道理，叫他 好生听着：“居，我话汝。”(坐下，听我说。)夫子的话是专为他不好学、不好读书而说的。一次，几个亲近的弟子陪侍夫子：闵子是一副刚直的样子，子路狠巴 巴地护着夫子，好像要跟人拼命似的。冉有、子贡，和颜悦色。孔子心上喜欢，说了一句笑话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“不得其死”， 必定不忍说这话了。孔子爱音乐，子路却是音乐走调的。子路鼓瑟，孔子受不了了，叫苦说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。”门人不敬子路，孔子就护他说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(以上只是我的见解。据《孔子家语》：子路鼓瑟，有北鄙杀伐之声，因为他气质刚勇而不足于中和。我认为刚勇的人，作乐可以中和;子由 只是走调。)

子游、子夏，孔子也喜欢。“吾觉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”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、子夏。子游很认真要好，子夏很虚心自谦。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，对子夏多鼓励。

子贡最自负。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，但是很看透他。孔子明明说“君子不器”。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，就问“赐也如何?”孔子说：“汝器也”，不过不是一般的 “器”，是很珍贵的“器”，“瑚琏也”。子贡自负说：“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，我亦欲无加之人。”夫子断然说：“赐也，非尔所能也。”孔子曾故意问他：“子 与回也孰愈?”子贡却知道分寸，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，回也问一知十，他问一知二。孔子老实说：“不如也”，还客气地陪上一句：“我与尔，勿如也。”子贡爱批评别人的短处。孔子训他说：“赐也贤乎哉，夫我则不暇。”子贡会打算盘，有算计，能做买卖，总是赚钱的。孔子称他“善货殖，亿则屡中”。

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。宰予不懂装懂，大胆胡说。孔子听他说错了话，因为他已经说了，不再责怪。宰予言行不符，说得好听，并不力行。而且很懒，吃完饭就 睡午觉。孔子说他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又说“”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，”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。宰予嫌三年之 丧太长，认为该减短些。夫子说：“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”，父母死了没满三年，你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心上安吗?宰予说“安”。孔子说：你心安，就不守三 年之丧吧。宰予出，夫子慨叹说：“予之不仁也……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?”宰予有口才，他和子贡一样，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，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 “语言”。

《论语》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，他就是陈亢，字子禽，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。他曾问子贡：孔子 每到一个国，“必闻其政”，是他求的，还是人家请教他呀?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，“子亦有异闻乎?”伯鱼很乖觉，说没有异闻，只叫他学《诗》学 《礼》。陈亢得意说，“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远其子也。”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，不会告诉陈亢。孔子会远其子吗?君子易 子而教，是该打该骂的小孩，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。也就是这个陈亢，对子贡说：你是太谦虚吧?“仲尼岂贤于子乎?”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。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。子贡虽然自负，却是有分寸的。他一再说：“仲尼不可毁也”;“仲尼日月也，无得而逾也”;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”。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。